

# 我的急診修煉場

My Emergency Department Training Ground

■ 文 | 曾俊豪 大林慈濟醫院急診護理師

我的護理生涯始於慈濟技術學院（現慈濟大學建國校區）。當初踏上這條路，並非出於自願，而是家中的兩難選擇：要麼拚搏醫學系，要麼就讀護理系。當年我以入學成績第三名的優異表現錄取，但身為男性，選擇護理專業在親友間引來不少異樣眼光，連我自己也曾困惑：為何父母唯獨給我這兩個選項？

然而，在學期間與臨床實習中，老師、同儕與前輩們給予的溫暖支持，逐漸化解了我內心的納悶。畢業後，我毅然挑戰急診室。急診就像「潘朵拉的盒子」，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面對什麼樣的病人，但正因如此，這裡成了我磨練臨床判斷與多元技能的最佳修煉場。



## 有一種肯定是家屬特地回急診室感謝

「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」，這句話是我初入職場時的體悟。在校時雖然成績優異，又受過模擬訓練，但初出茅廬的我，面對真實病人的病痛與迫切需求時，無比迷茫。非常感謝當時帶我的學姊——李荔芳護理長，她先耐心地講解再操作，也教會我如何與病人溝通的技術細節。

也感謝曾有前輩叮嚀：「今天遇到什麼疾病，回家就翻書；下次再遇到，你才知道如何處理。」這讓我意識到學無止境，後來遇到各種情況時才能遊刃有餘，並且以護理專業取得病人及家屬的信任。

---

曾有一位患有三級壓瘡的阿嬤，尋遍多所診所治療，但壓瘡一直未見改善。在別人推薦下，家人送他來到大林慈濟醫院急診室。我細心教導家屬 Wet dressing（濕性敷料）的換藥技巧與翻身護理，並協助預約門診追蹤。五天後，家屬特地回急診感謝，甚至誤以為我是醫師。那一刻，雖然我強調自己是「護理師」，但內心湧現成就感與被認同的喜悅，這是我職涯中第一次被病人和家屬認同和感恩，讓我深刻感受到專業的價值。

### 拚盡全力搶救一個月大生命的銘印

急診生涯中，最令我難忘的是一次小夜班。當時急診室病床數可用「滿溢」來形容，完全不夠用，人手吃緊，我小夜班剛下班，就主動留下來幫忙處理環境。卻突然聽到救護車基地臺的通報，表示要送一位僅一個月大的嬰兒 OHCA（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）過來。那是我執業五年來第一次遇到這麼小的生命，全體醫護更是緊繃神經投入搶救。

因為嬰兒體型太小，無法使用 Lucas（自動復甦機），我們只能用雙指徒手按壓。在發紺的四肢中尋找血管更是難上加難，但我憑著直覺與專注，順利一針打上靜脈留置針。儘管最後我們沒能贏過死神，我們那麼努力，奇蹟仍然沒有發生，但那次經驗讓我明白：為了搶救生命，我隨時準備好發揮極限能力。若再發生一次，我依然會竭盡所能，為病人爭取最後一絲希望。

### 撐過新冠想死想逃的考驗，急診修煉輔導傳承

回想 2021 年臺灣剛發生 COVID-19 新冠疫情初期，恐懼籠罩著急診室，只要聽到從大陸回來的人，都避之不及，因為每一位來急診的病人都可能確診。我們每天穿著密不透風的免寶寶裝防護衣，八小時下來全身濕透。戴著多層手套抽血，手感模糊而真切，心裡滿是壓力，很害怕打不到血管。

後來確診病人愈來愈多，每天接觸近百位確診病人，雖有防護裝備保護，但我也確診了。咳嗽、全身痠痛、發燒，感覺整個人好像骨頭快要散架的折磨，終於體會了一次病人口中那種「痛苦到想死」的感覺。

在那段最艱難的時刻，我也曾想過當「逃兵」，但轉念一想，如果我也離開了，

當我的家人需要幫助時，誰來守護他們？這分責任感支撐我撐過了考驗。

轉眼在大林慈濟醫院急診室已度過十個春秋，從未想過會在一個地方待這麼久。感謝學生時代的兩位導師——曾紀芬老師與宋惠娟老師。當年，在我懷疑自己是否適合護理，要不要更換跑道時，由於兩位導師的引導與鼓勵，讓我重新找回目標。

現在的我，開始帶領新人與實習生。我深信「犯錯」是學習的一部分，只要不影響生命安全，我會讓他們在錯誤中尋找答案，因為那是記憶最深刻的方式。

在急診室擔任 Leader 小組長或負責 Critical 重症區的經歷，教會我如何在高壓環境下調度與關懷夥伴。我發現，一名優秀的護理師，除了要照護病人，更要學會照顧身邊的團隊。在急診這個大家庭裡，醫師、志工、呼吸治療師都是我的老師，他們教導我判讀 EKG、CXR，如何和家屬溝通，我們互相扶持、共同成長。

上人的靜思語「口說好話，心想好意，身行好事。」、「一個人不怕錯，就怕不改過，改過並不難。」這二句話一直是我從國小到現在最重要的人生標竿。

護理不只是技術，有時一句溫暖的鼓勵、一個細心的翻身，對病人而言就是莫大的撫慰。期許自己繼續帶著在急診修煉無懼困難的心，在臨床上提供更完善的照護，無愧於這分守護生命的志業。☺

